

免難遣是故服官而課以年限筮仕而遠在
遐方如廉治之所稱海角天末者見斯亭而
不潛然泣下者豈人情也哉豈人情也哉亭
在城外西南隅臨河之千年遠而圯余與郡
守孫子司李郭子浦令張子重葺而勒之以
石于是乎記

永平巡司記

張岳明

故石康縣之永平信立永豐歸德四鄉在縣
治東北斜入廣西界中環匝百餘里深阻而

多逋逃舊設巡檢司以禁詰之又度地據險
立營爲木閘以鎖諸隘在永平者曰平原營
風木閘其外距博白之西鄉雲盧諸山永豐
者曰木頭橫嶺營樟木閘其外距鬱林之富
民興業興德三鄉大桂諸山曰沙尾營康樂
閘其外距興業之懷南里在信立者曰馬頭
營深水閘其外距橫之端峯里而歸德之城
隍營大閘正當咽喉之處蓋其地外東而中
寬如世所傳葫蘆形者自城隍以北逾嶺二

十里至康樂閘則博白之狼麗江出焉合永
平之黃藤漆桐二江北流入貴之薊江與大
江合蓋廉之水皆南流入海此數小水者獨
背郡以壯其形勢氣脈若與郡不相聯絡者
故往往能爲寇孽以梗吏治然其地山高深
美田疇斬山爲業饒於竹木穀米射獵之利
春夏間江水生筏浮舟運以下蒼梧南海者
不可勝計亦茲郡之奧區也成化二年斷藤
峽寇作破潯貴鬱白轉入郡境先蹂數鄉然

後石康不守而郡城亦已殘破當是時使先
賊未至命一驍將將軍于永平以扼賊路未
必敢入就入亦必旁畏牽掣未敢長驅縱掠
其禍若當時之烈也豈非數哉其後寧謐日
久流氓漸歸舊荒田日益墾治而爲之稽稅
籍正疆界分別主客戶立保伍之法以約束
之庶幾可使其遵吏畏法比近地而以懸遠
莫之省慮逮其爭而訟訟累年不能決至相
仇恨殺奪法不能制然後草薶而禽獮之至

無類乃止蓋自成化弘治以來如是者數矣
最後甚不得已乃棄以畀狼兵此所謂引豺
狼以守藩籬胡可恃也初石康旣破不能縣
省入合浦其四鄉者亦併爲歸德一鄉巡檢
司寄寓無常處弘治元年移寓靈山石隆堡
僅存空名而已嘉靖十三年甲午巡檢郭盛
千夫長竄文聰求故司舊蹟得於永平村請
復建廨宇徙居之又漸葺故營閘以聯絡其
聲勢議上府府爲申議報諸司其費與力盛

文聰率鄉民相勸爲之官府不與焉其明年乙未秋八月余抵郡而工適訖功兩人者以記來請余諾之未暇爲也又明年丁酉盛秋滿去後一年文聰亦死余復檄其子令長千夫其冬予有浙學之命將行矣念旣許此兩人不可以生死去留而遂易之乃備書始末付署事義民林巾鳳刻石以成此兩人之志去

衛民墟記

傅鰲明

太府藍川何翁守廉閱四載餘而績底可舉
命浙轉運之擢已邸報矣然翁不以去任二
心凡郡中當務之急罔弗舉或舉而未就者
罔不殫力以底於成蓋廉城之北地僻人稀
每萑苻戎生輒逾此以掠官藏戍兵民也翁
迺謀之二守陳嶽翁請諸當道治營堡立邏
哨徙土著之兵以守然猶慮其寡弱不能久
也迺復爲之開墟以移西墟之民貿易于其
間商者貨行賈者貨居日夕囂聚而稀以繁

弱以強兵以是固城以是完民以是宴然矣
故士念其德民誦其功而重以公之垂行也
鄉博包度輩鄉耆楊金輩相與勒諸石而役
筆於鰲焉鰲以士惟德念民惟功誦是卽碑
也而奚假鰲之費辭哉雖然昔人有言惟善
弗聞與聾聵同聞善不言與啞啞同有翁盛
美而弗爲言颺是自同于聾聵啞啞也亦可
乎鰲聞君子之從政也不貴其有始而貴其
有卒君子之觀政也不取其善作而取其善

成故觀天地之造化不於形色暴著之日而
于秋冬交會之際蓋秋冬萬寶已成則夫何
日形色之美不言而可知觀人之就致不於
事爲顯洩之際而于履終考祥之後蓋終履
百順惟集則夫生平修爲之善不見而自彰
以此稽翁則固不俟數其夙昔中外歷剔之
勛與夫今日保障綏集之績而翁之平生舉
可槩見矣蓋翁天性純雅學務誠切以實心
行實事以實德敷實政故終如其始蓋不特

一開墟已也城重門築州江修郡史與夫學
 宮肫肫然有餘力遺意譬之珍果嘉穀食后
 愈覺其旨甘也或者乃曰翁通於地理之說
 蓋西方白虎爲肅殺之神宜靜也東方青龍
 爲發生之神宜動也移西墟於城東亦脫殺
 受生之意鰲曰地理之說容或有之然翁之
 意實不然乃亦于民衛焉已矣是舉也翊厥
 成者合浦胡侯濟世後先巡行以拊集其墟
 民則府幕張文周球縣倅金魚縣幕黃嵩千